

书话与闲话丛书

人

间

书
话

李庆西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书话与闲话丛书

李庆西 著

人 间 书 话

新疆人民出版社

人 间 书 话

李庆西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人民出版社汉编部微机室排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7226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4插页 310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7-228-04303-0/I·1570 定价:16.00元

前 记

“书话”这个名目现在用得多了，谈书或是跟书事有关的文章，都有称之“书话”的。一日会客聊天，有人问起，“书话”一词有出处么？这下把我问住了。我不记得古人著作有用“书话”作题目的，却想大抵也会有——这种时候就觉出自己读书太少。近世以来，为读书人称道的书话有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唐弢、黄裳诸家，从他们那些谈书的文字来看，跟古人的读书志（记）和题跋略有相似之处。如，清人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千里的《思适斋书跋》，等等，除了辨章学术，品题得失，也还涉及书籍的版本、收藏、流传诸项内容。这些特点，近之书话中亦多有所见。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序言中谈到，他本人的书话就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往远处说，“书话”一体，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人的叙录、解题、小序一类目录之学。古人写这类东西，照例是旁搜博考，左右采获，多少带有述学的目的。当然，这样的目录书讲究实用性，主要是考镜源流，撮其旨要，并非作为一种可以赏读的文章。至于后人眼里的“书话”，倒是散文、随笔的一种，除了述介书目，或涉及一点版本之类，写法亦更自由，更可以借题发挥。

说到如今,我辈撰笔书话,跟版本目录之类就更隔一层,几乎不沾边了。这有原因,可归咎主观,也有客观的一面。不说别人,我自己摸不着版本目录,自是学问浅陋。余生也迟,很少有机会接触古籍旧刊,说到版本一节,既无闻更无见识。此为原因之一。其二,至于当下的出版物,早有国家版本图书馆计算机上的在版编目,用不着我辈去考镜源流,求其类例。所以,我谈论书籍的文章,就只注意书的内容和作者的行事、旨趣,实际上不妨说是一种阅读体会。虽然,间或也有一些考释,亦是综核笺牘,推求本事,抽绎出某些可资谈助的话题而已。这跟“传统”的书话大不相象。

好在“书话”一体亦尚含混,并无明确界定,可以由着兴趣去写。这对写作者来说是一桩颇为适意的事情,尤其像我这样,最不能适应体例的规束。可是这样一来,读者在我这本书里看到的便是一些相当驳杂的文字;没有传统题跋的整饬,没有学者书话的隽永,甚至也没有多少书卷气息。然而,窳陋如此,作为一种阅读感受,我还是愿意将这些文字提供给读书的同道,藉以交流,呼引哲思。收在这里的七八十篇短文,陆续写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六年的十年间,时间跨度很大,也是造成本书面目驳杂的一个原因。在这十年里,我的职事和生活状况没有多少变化,但是随着年岁增长,自己的心境,包括兴趣、情绪都跟当初不一样了。回想过去,真有世事如烟之感,十年前还把有些东西看得很重要,如今已经没有那回事了。人生的无奈不会让你永远惴惴不安,如今我也终于在许多方面领悟了“苟且”二字。只是在写作的时候,亦竟飘飘然的觉出人生尚有自由。

李庆西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前 记

“书话”这个名目现在用得多了，谈书或是跟书事有关的文章，都有称之“书话”的。一日会客聊天，有人问起，“书话”一词有出处么？这下把我问住了。我不记得古人著作有用“书话”作题目的，却想大抵也会有——这种时候就觉出自己读书太少。近世以来，为读书人称道的书话有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唐弢、黄裳诸家，从他们那些谈书的文字来看，跟古人的读书志（记）和题跋略有相似之处。如，清人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千里的《思适斋书跋》，等等，除了辨章学术，品题得失，也还涉及书籍的版本、收藏、流传诸项内容。这些特点，近之书话中亦多有所见。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序言中谈到，他本人的书话就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往远处说，“书话”一体，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人的叙录、解题、小序一类目录之学。古人写这类东西，照例是旁搜博考，左右采获，多少带有述学的目的。当然，这样的目录书讲究实用性，主要是考镜源流，撮其旨要，并非作为一种可以赏读的文章。至于后人眼里的“书话”，倒是散文、随笔的一种，除了述介书目，或涉及一点版本之类，写法亦更自由，更可以借题发挥。

说到如今,我辈撰笔书话,跟版本目录之类就更隔一层,几乎不沾边了。这有原因,可归咎主观,也有客观的一面。不说别人,我自己摸不着版本目录,自是学问浅陋。余生也迟,很少有机会接触古籍旧刊,说到版本一节,既无闻见更无见识。此为原因之一。其二,至于当下的出版物,早有国家版本图书馆计算机上的在版编目,用不着我辈去考镜源流,求其类例。所以,我谈论书籍的文章,就只注意书的内容和作者的行事、旨趣,实际上不妨说是一种阅读体会。虽然,间或也有一些考释,亦是综核笺牋,推求本事,抽绎出某些可资谈助的话题而已。这跟“传统”的书话大不相象。

好在“书话”一体亦尚含混,并无明确界定,可以由着兴趣去写。这对写作者来说是一桩颇为适意的事情,尤其像我这样,最不能适应体例的规束。可是这样一来,读者在我这本书里看到的便是一些相当驳杂的文字;没有传统题跋的整饬,没有学者书话的隽永,甚至也没有多少书卷气息。然而,窳陋如此,作为一种阅读感受,我还是愿意将这些文字提供给读书的同道,藉以交流,呼引哲思。收在这里的七八十篇短文,陆续写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六年的十年间,时间跨度很大,也是造成本书面目驳杂的一个原因。在这十年里,我的职事和生活状况没有多少变化,但是随着年岁增长,自己的心境,包括兴趣、情绪都跟当初不一样了。回想过去,真有世事如烟之感,十年前还把有些东西看得很重要,如今已经没有那回事了。人生的无奈不会让你永远惴惴不安,如今我也终于在许多方面领悟了“苟且”二字。只是在写作的时候,亦竟飘飘然的觉出人生尚有自由。

李庆西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目 录

前记	1
----	---

杂 言

绿林章句	3
文字后边的东西 中国人为什么爱读武侠小说 拼接术 句读 联语谐例 广告话语 寻找手稿	
闲书闲话	19
古之读书人 “为己”或“为人” “无常”与“有常” “著书自要见穷 愁” 何必更理 不做人家 搬迁 弹雀 长安妾 蓑衣袂 唐人局度 午夜小集	27
谁的“危机” 人生的痛苦 “祭如在” 《三国演义》的一种读法 古诗的今译 “未能免俗” 王承恩拆字 说“闲适” “夜濯足”	
池畔随想	39
为什么 生与死 屠龙术	
一壘茶话	44
秘密的历史 “鹬蚌相争”及其他 摆不平 说“理解” 失恋 最耐 读的书 张宗子 孔孟异同 “无为”与“有为” “扶天子以令诸侯”	

2 目录

折柳之什	56
凌晨的送奶车 总有一份眷恋 陌生的世界	

书 啖

扪心自问	65
卡内蒂《迷惘》 弗里茨《毕德曼与纵火犯》	
读几本外国小说	68
《侏儒》《挂起来的人》《布赖顿硬糖》《王家大道》《我要做个正直的人》	
自我感觉良好的回忆录	76
——读海明威《流动的圣节》	
从“迷惘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	83
——读《流放者归来》和《伊甸园之门》	
西方对中国历史的晚近发现	87
——读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三百五十年前的故事	91
——读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大变动时期的惶惑	94
——重读《阿Q正传》	
一九二三年	99
——鲁迅著述之一例	
早年的诗意	101
——《徐志摩散文集》编辑手记	
从徐志摩与郑孝胥说到徐申如	107
——《郑孝胥日记》阅读笔记	
陶然的图画	114
——郁达夫散文随谈(一)	
处处可爱,事事堪哀	117
——郁达夫散文随谈(二)	

现实秩序与诗的理想	121
——《闻一多抒情诗》编辑手记	
摆脱旧话语	127
——《梁遇春散文全编》编辑手记	
人生此岸	132
——《张爱玲散文全编》编辑手记	
春在先生杖履中	136
——想起朱光潜的美学著作	
野鸟眠岸有闲意	139
——汪曾祺《晚翠文谈》编辑手记	
世相混沌说风情	152
——林斤澜《矮凳桥风情》阅读笔记	
古老大地的沉默	164
——李锐《厚土》阅读笔记	
史家笔法与诗家风度	175
——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编辑手记	
文化、诗学和叙事方式	186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阅读笔记	

文 事

遥想“文学革命”	199
拯救文明与拯救自我	203
作家与社会	212
诗也可以玩	218
小说是什么	223
实验小说	228
话说报告文学	234
我与批评	240

4 目录

学院派批评	243
学术批评与学者风度	246
关于“文革”题材	249
想象力的转移	252
东方智士	255

笔 乘

“人去山空鹤不归”	261
明季士大夫好言兵	265
邸报捅漏子	271
“酒色财气”	274
危时计绌	278
老吏远虑	281
匿名稟贴	284
宾主神游	286
“我在何处”	288
操刀宰天下	291
说怪	293
“卖缺”之类	295
卖饼者	298
鉴识	301
好事家	304
“雪夜访戴”臆释	308
《儒林外史》本事二三	311
《玉剑尊闻》及钱吴诸序	314
词人吴茵次	322
隐者陈眉公	327
关于胡雪岩	337

殓用僧衣	340
《鞠部丛谭》所记二事	343

序 跋

往日崎岖还记否	349
——序吴方《斜阳系统》	
文人心事	352
——序《小思散文集》	
文人性情与人文关怀	356
——序陈星《天心月圆》	
鸢飞鱼跃之处	359
——序杨扬《月光下的追忆》	
现代悲剧是怎样发生的	363
——序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	
知识,也是一种活法	369
——《文苑别趣》丛书总序	
新时期文学的人格文本	371
——序《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	
《文学的当代性》后记	376
《禅外禅》题叙	382
《人间笔记》自序	385
《寻找手稿》自序	387

杂言

人·间·书·话

绿林章句

文字后边的东西

汉、宋学者论《诗》喜欢微言大义，最荒唐的例子就是《周南·关雎》里边看出了所谓“后妃之德”，结论之武断令人瞠目。又如《毛诗序》讲到《郑风·有女同车》，称之“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左传》上见有郑昭公忽拒绝与齐国联姻而卒致孤境一事，便断言诗中“彼美孟姜”即齐侯之女文姜，硬将此作看成政治讽刺诗，以为是挖苦郑昭公之下场。从毛序、郑笺到朱熹的集传，此类牵强附会的诠解比比皆是，不知误导了多少读书人。好比十字坡上孙二娘的蒙汗药，做翻了多少英雄好汉。

这都是把文学当作经学来搞的结果。倒不是存心谋害读者，他们之所以编派出那套胡言，是因为他们自己对此深信不疑。很难说这般学儒太迂太傻，也许正是聪明过头，不相信事情会那么简单。既然乌云背后有太阳，他们岂能放过文字背后的东西。带着满脑子纲举目张的大学问，眼睛望出去似乎一切落成文字的东西都摆脱不开经世治国的应有之义。

可以说，对于文学作品的种种曲解，多半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小题大作。由小处往大处扯开，每每将钟鼓琴瑟说成

是人伦道德，把桑间濮上看作政治舞台，把草木虫鱼弄成意识形态……倒过来的情形实在不多，那些捧着《红楼梦》品味“淫”意的才子信然有之，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从中发见“宫闱秘事”，发掘“排满”之深意，或进而嗅出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儿。总之，文学的思维功能及其社会功用，往往被人们估计得过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探究起来可能要涉及接受美学的全部理论，应当让学者去考虑。不过，造成接受偏差的原因之一，抑或正是在于埋伏在文字背后的什么东西，真正的文学作品当然不止是字面上的那点意趣。问题是那些煞有介事的阐释家完全按自己的一套行事（按自己的学术训练或意识形态规范进行操作），进了人家的后花园，眼睛不知往什么地方乱瞟。他们尽管知道要在哪儿寻找，可是并不清楚要找什么东西。

其实，不存在任何神秘之物，诗和小说背后的东西并不是某种先在的哲理或政治预言。说明白了，那儿只是作家的一双眼睛。实际上，作品背后的东西也已经投射到文本之中。所以完全用不着往别处巡逡。透过字里行间，倘若能与作家的目光相遇，那么你算是把握了这部作品。可是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在这上头显得既聪明又糊涂，一方面总想搞清楚作家怎样通过作品介入社会，一方面却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有一点他们不曾想到，大多数作家并不想介入现实生活的争斗之中，在通常情况下，创作之于现实，与其说是介入，毋宁说是逃避。有人对“逃避”这个字眼很不理解，这倒也让人愕然。如果不是“逃避”，而真要投身社会变革，作家还用得着写那些让人觉得需要阐释的东西吗？托尔斯泰的小说即便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不过只是“镜子”而已。革命需要的首先不是镜子。这一点，中国的左翼作家就很明白，当年创造社同人上街撒传单，宁可写小说。

当然，“逃避”并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良心。任何一位严肃作家都会重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真实感觉，并意识到这种感

觉可能跟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事变息息相关。然而，他们的思考选择了置身事外的立场。这种个人化的思维立场的最终结果，是将复杂的超越人性的伦理思辨和意识形态还原为衣食住行一般直观的理解方式。

所以，要从小说里边去寻找一位作家的政治纲领，完全是一种臆想。那是把创作的根本意向搞错了。

把小说跟政治扯到一起的，除了那些对于微言大义有着特殊嗜好的学者，往往是文采斐然的政界人物。当然，微言大义有时也是一种政治手段。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应当说，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大发明（据说发明者是康生）。在以往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中，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时常被用来作为阶级斗争乃至党内斗争的话题。远的不说，“文革”就是从批判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以后又折腾过《红楼梦》和《水浒》。曹雪芹压根儿没想到，大观园里居然埋伏着一支新生的阶级力量。拿小说来比附政治斗争，自然具有一种易于推行的通俗化效应，但缺点也很明显。小说固有的艺术格局跟政治家的思路毕竟很难完全合榫，固而在信息转换中，作品本身的多义性很容易造成政治信号混乱。譬如，一九七五年的“批《水浒》”运动就搞得不成章法。被称作“投降派”的宋江究竟指谁，到头来也不甚明确。“四人帮”瞄准这个靶子无疑是要批邓，但当时见诸报刊的许多文章却大谈宋江如何巴结李师师，所谓“打通枕头上的关节”云云。按这般思路，显然是影射王洪文勾结江青之事，宋江当指王洪文（宋江一上山坐了第二把交椅，跟当时王洪文在党内的地位正好相当）。如今想起这桩带有“学术”色彩的政治运动，种种疑惑依然未能消解。

有一点可以相信，小说后面既然留着偌大一块地盘，总会有人来打什么主意。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